



一棵采油树

■张淑兰

窗外,风带着雨,噼里啪啦打在院外的抽油机上。值班室内,我正津津有味地翻阅一本杂志,突然,杨叔顶着一头雨水走了进来。

“师傅,雨这么大,你咋不等雨停了再来?”我一边说,一边拿了块毛巾赶紧递过去。“我要站好最后几天岗……”杨叔话音未落,声音突然哽咽起来。

看着那张老泪纵横的脸,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。

杨叔多年前从部队转业到采油厂,之前一直在一线井队工作,后来因工伤调到采油队,成了名采油工。那时,我是队部的一名保管员,只要他来领劳保,我就安排他帮我搬劳保箱子或者整理仓库,每次他都乐意干。一年后,单位人员分流,我也成了名采油工,而且成了杨叔的徒弟。

到采油小站上班后,我隔三岔五就会闹点情绪,有时甚至用绝食来反抗命运的不公。但杨叔从不生气,每天笑呵呵地哄我吃饭,即使我把照井房的电视声调到最大,他从不说半个字,我也一度认为他就是个“闷葫芦”。不过,一次“抓贼”事件却让我对他刮目相看。

那天,杨叔刚巡井回来,就看见有人在罗126井的油罐前放油。他一个箭步蹿上去,把盗贼推倒在一边。不料,盗贼很会周旋,先是给杨叔赔笑,之后

又给他塞钱,可杨叔却大声呵斥道:“有我老杨在,谁都想偷国家的一滴油。”说罢,他上前紧紧揪住偷油贼不放,并喊话让我赶紧报警。盗贼见杨叔不吃这一套,索性动起手来,杨叔哪里会怕他,扑上去就和他厮打起来。

盗贼长得壮实,杨叔根本不是他的对手,尽管被打得头破血流,却始终抱着他的脚脖子不放。这时,油田派出所的人员及时赶到,很快制服了盗贼,而当我把杨叔从地上扶起来后,他第一句话便问:“闺女,没吓着吧?”那一刻,我真是惭愧地想钻到地缝里去,面对凶徒,我胆小如鼠,而杨叔却像一个威风凛凛的战士,为采油工树立了正气。

从此,我开始虚心向杨叔学习。白天巡井时,他教我测量、记录数据、填写报表等。休息时,他带我到抽油机跟前,手把手教现场操作。在他的指导下,我像树苗一样开始绽放蓬勃的绿意,遇到井场突发问题,总能沉稳且熟练地应对。

在我眼里,杨叔朴实得像个农民,他在油田生活了三十年,每次别人外出看电影、吃饭、娱乐,他只会坚守岗位,甚至白昼不分地为同事顶班,尤其在关键时刻,总是第一个冲在前面。

有一次,小站突发火灾,正在抽油的杨叔领先从罐车上跳下,崴伤了左脚,他忍着痛从地上爬起来,双手拧动灭火器,制止了大火发生。等我赶到医院,他依然满脸微笑。想着他一只腿本就有残疾,如今另一只脚



也受了伤,我忍不住哭起来,结果他拍拍胸膛说:“这点伤算啥,跟我打井受的苦比起来差远了。”

杨叔打的第一口井正是罗126井。当时条件艰苦,夏天酷暑难耐,他们用旧帆布做遮阳伞;冬天滴水成冰,他们的手常常裂着血口子。在那样的环境下,设备运转常令人担忧,比如钻机绞车需要水厢辅助冷却,但天寒地冻经常失灵,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危险,他的腿疾就是在一次意外事故中留下的。

前不久,我们接到单位通知,采油厂会陆续关停一

部分产量小的油井,我和杨叔照看的几口井全在关停名单内。自从知道这个消息,我再也没有看过杨叔的笑容,在落日的黄昏里,他常常站在罗126井前发呆。

雨终于停了,抽油机在雨水冲洗下显得洁净明亮。杨叔穿戴好劳保用品,背起那个油渍斑斑的工具包,默默踏上了巡井之路。望着这个瘦小却无比坚挺的背影,我眼前浮现出无数棵在荒山野岭站立的树,杨叔就是那棵常青的采油树。

(作者供职于陕西延长石油七里村采油厂)

老院柿红

■刘峰

秋来回乡,踏上故土,唯见霜天叶落,雁影悄过,收割后的田园,一派萧索。

步上横塘,老远望见老屋庭院那株柿树,红黄相间,一树琉璃世界。村子依山傍水,老屋在村前,面朝碧溪,白墙黛瓦,桑竹浮烟,饶有水墨画意。那柿树,俨如深绿苍黄色彩里最点睛的一笔。

老远,母亲就迎出相迎。一年未见,互相打量,感叹光阴沧桑。人一旦步入老年,流年似水,好像苍老得更快。每次回乡,心生情怯,大半缘于母亲。

村里不少人家种有柿树,令人诧异的是,只有家里的柿子未摘,坠得枝条弯弯,却不怕雀鸟啄食。走进庭院,只见一片流光溢彩,眼前这株老柿树,历经百年风霜,叶儿泛红,色彩沉凝,果子明黄,圆润可爱,每一片叶子,每一枚果子,皆是岁月细细打磨的艺术品。

朝南一面,缀着数十个已经成熟的柿子,圆形的、红红的,宛如一个个袖珍型小灯笼。夕照透过吹弹可破的柿皮,能看见丰沛的果汁流淌。母亲搬来梯子,摘下一枚,放于我的掌心。果然一吮即破,一缕凉沁沁、香丝丝、甜津津、嫩滑滑的浆液流溢喉舌,妙不可言。一刻工夫,掌心叠起一摞纤巧的



柿衣,无一点儿残渣。

获知我近来回家,母亲一直舍不得摘下柿子。所以,当全村人将柿子采尽,捂在仓房制作柿饼时,我家的柿子依然缀满了枝头。

月亮出来,坐在柿树下吃晚餐,串门的张二婶告诉我:“由于迟迟不摘柿子,总有喜鹊飞来庭院,一听见鸟儿报喜,你娘竟以为你回来,不停打开院门,吱吱呀呀到黄昏,天黑了仍倚墙而望。”一席话,令我泪眼模糊。

翌日清晨推窗,只见露水将柿子洗得鲜红。吃过早餐,我与母亲一起摘柿子。你一言,我一语,说不尽,道不完。仓房几张大畚箕堆满后,一日光阴恍然

而过,眼瞧着母亲高兴了一整天。

夜半醒来,见仓房一灯如豆,母亲正弯腰制作柿饼。一旁的行囊里,装满了为我精心挑选的鲜柿子。斜长的身影投在墙上,灯摇影动,瘦小又佝偻。我想,待冬日飘雪之际,远方的我定会收到来自故乡的特产。

仍有一些柿子高高挂在树梢,见我想冒险而摘,母亲连忙劝止:“留它们在树上,一来开门图个好看,二来留给喜鹊过冬,多些喜气。”她欲言又止,其实,我心里最清楚不过:很快,我们母子俩又将分别,她要让这些柿子为我送别,让乡愁家思多一丝温润、多一点念想……

田埂老牛



■施建石

夕阳似血车轮飞转
我瞥见高速路边
一头迟暮的老牛
在水汪汪的稻田埂上悠闲

饱经风霜的眸和弯弯的双角
瘦骨嶙峋的背
承载过的牧笛
早已长大在校园

从未想过自身稀有
未曾担忧淘汰宰割
四蹄不用再辛劳犁地
任田间机器轰鸣于眼前

不会追赶时髦的机械
也不会像隐士脱俗淡然
不羨慕路边的水杉昂首挺拔
更不会像机动的车轮溜溜转

不像家门犬吠叫乱喊
不似宠物摇尾乞怜
它曾有过春耕时静默为绿的如日中天
而今唯有在晚霞中静静沉溺

(作者供职于江苏省自然资源厅)

情暖重阳

■钟芳

丹桂飘香,黄花盛开,又是一年重阳。明代文学家张岱在《夜航船》中说:“九为阳数,其日与月并应,故曰重阳。”农历九月初九,月日均是九数,双阳相重,“九九”谐音“久久”,九在数字中又是最大数,有生命长久、健康长寿之意,而且秋季是收获季,古人便认为这是吉利日子,适宜结伴出游、登高远眺、佩戴茱萸、赏菊、饮酒、赋诗。历代文人雅士也为此留下无数诗篇并传颂至今,让重阳节充满浓厚的传统文化韵味。

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,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

王维的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脍炙人口,生动描绘了重阳登高插茱萸避邪的习俗,也表达了游子怀乡思亲的情感。作为秋季成熟的植物,茱萸味芳香浓郁,可食亦可入药,有驱虫去湿、逐风邪、消积食、治寒热、利五脏等功效,有益身心健康。所以,每逢重阳节,古人采摘茱萸枝叶和果实插于发间,或佩带于臂,或放进随身的香囊,登高游兴怀远,辟邪治病消灾。

关于重阳登高习俗的起源,南朝梁人吴均在《续齐谐记》中记载:“汝南桓景,随费长房游学累年,长房谓曰,九月九日,汝家中当有灾厄,宜急去,令家人各作绛囊,盛茱萸以系臂,登高饮菊花酒,此祸可消。景如言,举家登山。”这说的就是著名的“桓景避难”的故事。其实,重阳节正值小阳春,天高云淡,风清气爽,适宜外出,人们登高远眺,览尽绚丽风光,心旷神怡,豪情满怀。比如,山水诗人谢灵运为登高方便,还专门制作了一种前后装有铁齿的木底鞋,上山时去掉前齿,下山时去掉后齿,如履平地。当时的人们争相效仿,并名之曰“谢公屐”。李白曾有诗曰:“谢公宿处今尚在,绿水荡漾清猿

啼,脚着谢公屐,身登青云梯。”

菊花是长寿名花,婀娜多姿,千姿百态,以傲寒斗霜的品性成为生命力顽强的象征。重阳一到,秋意渐浓,霜重露凝,唯有菊花傲然而开,生机勃勃。因此,农历九月被称为菊月,重阳节又被称为菊花节,赏菊、饮菊花酒自然也就成了一种民间习俗。

陶渊明爱菊,他在《九日闲居》诗序文中说:“余闲居,爱重九之名。秋菊盈园,而持醪靡由,空服九华,寄怀于言。”汉代刘歆所著《西京杂记》里曾说:“菊花舒时,并茎叶,杂黍为酿之,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,就饮焉,故谓之菊花酒。”在古代,菊花酒被看作是重阳必饮、祛灾祈福的“吉祥酒”,可使人延年益寿。

如今,传统重阳节被赋予了新的涵义。我国将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正式定为“中国老人节”,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、敬老、爱老、助老的风气,增添了浓浓的人情味和深刻的文化底蕴。今又重阳,我们不妨抽点时间回到父母身边,陪他们一起漫步菊香丛中,观花赏景,或者围坐一桌吃碗长寿面、饮杯节日美酒,聊聊天,尽情享受天伦之乐。

